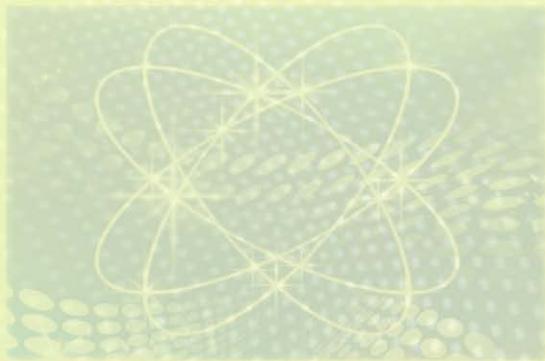


让学生感受亲情的故事全集

# 你我一生是朋友

主编 冯志远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▷ 名家推荐学生必读丛书 ◁

■ 让学生感受亲情的故事全集

# 你我一生是朋友

主编/冯志远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让学生感受亲情的故事全集/冯志远主编. —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08. 11 (2010. 1 重印)

ISBN 978 - 7 - 5387 - 2504 - 9

I. 让… II. 冯… III. 故事 - 作品集 - 世界 IV. I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54403 号

## 让学生感受亲情的故事全集      你我一生是朋友

主 编	冯志远
出 品 人	张四季
责任编辑	赵 岩 曾艳纯
出 版	时代文艺出版社
地 址	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邮编: 130011
电 话	总编办: 0431 - 86012927 发行科: 0431 - 86012952
网 址	www. shidaichina. com
印 刷	北京海德伟业印务有限公司
发 行	时代文艺出版社
开 本	850 × 1168 毫米 1/32
字 数	990 千字
印 张	55
版 次	2010 年 1 月第 2 版
印 次	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 - 7 - 5387 - 2504 - 9
定 价	298.00 元 (全 10 册)

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

# 前言



亲情如一首永远唱不倦的老歌，古老的曲调中饱含浓浓的真爱；亲情似一杯淡淡的绿茶，虽不浓郁但却散发着淡雅的醇香；亲情似大海里的一叶小舟，于惊涛骇浪中承载着风雨同舟、不离不弃的誓言。拥有亲情，便拥有了世间一切的美好，让这浓浓的爱、悠悠的情化作一缕春风，吹来桃红柳绿，吹开心底似锦的繁花……在最无助的人生路上，亲情是最持久的动力，给予我们无私的帮助和依靠；在最寂寞的情感路上，亲情是最真诚的陪伴，让我们感受到无比的温馨和安慰；在最无奈的十字路口，亲情是最清晰的路标，指引我们成功到达目标。

亲情是雨，带走烦躁，留下轻凉；亲情是风，吹走忧愁，留下愉快；亲情是太阳，带走黑暗，留下光明。亲情是最伟大的，不管你快乐，沮丧，痛苦，彷徨，它永远轻轻地走在你的路上，悄悄地伴着你的一生。

亲情，是一盏明灯，给浪子回头照亮了道路；亲情，是一个避风港，给飘泊的游子一个平静的港湾；亲情，是一碗心灵鸡汤，给受伤的心灵一声呵护；亲情，也是一把利剑，给不知悔改的人一招力劈华山。亲情就是人类心灵最深处无法磨灭的烙印，就是人类最纯洁、最真挚、最热情的感情的升华。

亲情是成长的摇篮，在她的哺育下，你才能健康成长；亲情是力量的源泉，在她的浇灌下，你才能茁壮成长

长；亲情是灵魂的圣火，在她的照耀下，你才能事业有成；亲情是治疗伤痛的灵药，在她的抚慰下，你才能百病全消。鸟需要蓝天显示雄姿，蛛需要编网横行天下，而人需要亲情来维系一生。

亲情，是一盏不灭的明灯，永久地照亮在我生命的黑暗；她，是一叶不歇的扁舟，永久地摆渡在我生命的渡口；她，是一朵永远艳丽鲜花，永久地开放在我生命的花园，我愿意用世上最美最温暖的词汇来赞美你——亲情！

《让学生感受亲情的故事全集》共分 10 册：

1. 爱的另一种方式
2. 阳光下的守望
3. 情到深处是无言
4. 灵魂深处的感动
5. 在母亲的温柔中行走
6. 岁月深处一支歌
7. 你我一生是朋友
8. 老师我想对您说
9. 用心感受世间情
10. 漫长的感恩之旅

品读人生的故事，便走进了有故事的人生。一则故事，一次启发，一缕温情，一份感动。在现代社会如此快节奏的生活中，在钢筋混凝土搭建的都市丛林中，我们似乎忘记了那曾经的宁静、真情与虔诚，更忘记了品味生活的苦涩与甘甜，只是无奈地慨叹时光的匆匆流逝、生活的平淡乏味。为我们的灵魂找一个安静的角落吧！翻开本书，于每一则小故事中感受生命的真谛，于优美的文字中倾听世界美的旋律。

本书编纂出版，得到许多领导同志和前辈的关怀支持。在此，谨向所有关心和支持本书出版的朋友们一并表示谢意！

本书编委会

# 目 录

前言 .....	1
一、心灵相依 .....	1
忆韦素园 .....	鲁迅(2)
追忆中山先生 .....	蒋梦麟(8)
追悼志摩 .....	胡适(13)
忆熊十力先生 .....	梁漱溟(22)
悼念王少卿 .....	梅兰芳(25)
志摩是人人的朋友 .....	方令孺(31)
傅雷二三事 .....	刘海粟(34)
枕头和毛毯的故事 .....	佚名(53)
冬天里的两个秘密 .....	[英]约翰·列农(56)
流星天使 .....	[法]苏珊·米尔尼(61)
真正的朋友 .....	佚名(66)
最后的歌声 .....	[美]艾德里安(68)
请帮我打个电话 .....	佚名(72)
天堂里的百灵鸟 .....	[澳大利亚]海伦·加纳(74)
罗伯特的希望 .....	[美]玛丽·雷蒙(79)
一只臭鞋 .....	[美]莫里斯(84)
世界冠军的动力 .....	[澳大利亚]亨·劳森(87)
高山流水 .....	佚名(91)
上帝住在一个老妇人的篮子里 .....	[美]欧·亨利(93)
800 英镑小费 .....	[英]史沃克(96)

黑名单 .....	佚名( 100)
好友 .....	佚名( 103)
一杯水的友谊 .....	佚名( 108)
友好的陌生人 .....	[美]特里· 克拉克( 110)
雨夜的反省 .....	[美]查宁· 波洛克( 112)
鲜花 .....	[美]约· 斯坦培克( 116)
信任友谊 .....	[美]约· 格丽克斯( 119)
正确的角色 .....	[美]罗伊· 波普金( 122)
丢钱的老人 .....	[美]乔· 尼科尔( 125)
爱心圆 .....	佚名( 129)
捐赠天堂 .....	佚名( 132)
有信心的人 .....	[美]乔治( 134)
善有善报 .....	[美]夏伦· 斯勒盖尔( 139)
海啸之前 .....	[日]神部武藏( 142)
圣诞贵宾 .....	[美]西· 汤姆斯( 145)
真正的上帝 .....	[美]奥菲尔( 148)
路边的朋友 .....	佚名( 153)

## 一、心灵相依

真正的朋友是可以相互信任、无私付出的人。朋友是一辈子用心维护的树。





## 忆韦素园

● 鲁 迅

我也还有记忆的，但是，零落得很。我自己觉得我的记忆好像被刀刮过了的鱼鳞，有些还留在身体上，有些是掉在水里了，将水一搅，有几片还会翻腾，闪烁，然而中间混着血丝，连我自己也怕得因此污了赏鉴家的眼目。

现在有几个朋友要纪念韦素园君，我也须说几句话。是的，我是有这义务的。我只好连身外的水也搅一下，看看泛起怎样的东西来。

怕是十多年之前了罢，我在北京大学做讲师，有一天，在教师预备室里遇见了一个头发和胡子统统长得要命的青年，这就是李霁野。我的认识素园，大约就是霁野介绍的罢，然而我忘记了那时的情景。现在留在记忆里的，是他已经坐在客店的一间小房子里计划出版了。

这一间小房子，就是未名社。

那时我正在编印两种小丛书，一种是《乌合丛书》，专收创作，一种是《未名丛刊》，专收翻译，都由北新书局出版。出版者和读者的不喜欢翻译，那时和现在也并不两样，所以《未名丛刊》是特别冷落的。恰巧，素园他们愿意介绍外国文学到中国来，便和李小峰商量，要将《未名丛刊》移出，由几个同人自办，小峰一口答应了，



于是这一种丛书便和北新书局脱离。稿子是我们自己的，另筹了一笔印费，就算开始。因这丛书的名目，连社名也就叫了“未名”——但并非“没有名目”的意思，是“还没有名目”的意思，恰如孩子的“还未成丁”似的。

未名社的同仁，实在并没有什么雄心和大志，但是，愿意切切实实的，点点滴滴的做下去的意志，却是大家一致的。而其中的骨干就是素园。

于是他坐在一间破小屋子，就是未名社里办事了，不过小半好像也因为他生着病，不能上学校去读书，因此便天然的轮着他守寨。

我最初的记忆是在这破寨里看见了素园，一个瘦小，精明，正经的青年，窗前的几排破旧外国书，在证明他穷着也还是钉住着文学。然而，我同时又有了一种坏印象，觉得和他是很难交往的，因为他笑影少。“笑影少”原是未名社同仁的一种特色，不过素园显得最分明，一下子就能够令人感得。但到后来，我知道我的判断是错误的，和他也并不难于交往。他的不很笑，大约是因为年龄的不同，对我的一种特别态度罢，可惜我不能化为青年，使大家忘掉彼我，得到确证了。这真相，我想，霁野他们是知道的。

但待到我明白了我的误解之后，却同时又发见了一个他的致命伤：他太认真；虽然似乎沉静，然而他激烈。认真会是人的致命伤的么？至少，在那时以至现在，可以的。一认真，便容易趋于激烈，发扬则送掉自己的命，沉静着，又啮碎了自己的心。



这里有一点小例子。——我们是只有小例子的。

那时候，因为段祺瑞总理和他的帮闲们的迫压，我已经逃到厦门，但北京的狐虎之威还正是无穷无尽。段派的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林素园，带兵接收学校去了，演过全副武行之后，还指留着的几个教员为“共产党”。这个名词，一向就给有些人以“办事”上的便利，而且这方法，也是一种老谱，本来并不希罕的。但素园却好像激烈起来了，从此以后，他给我的信上，有好一晌竟憎恶“素园”两字而不用，改称为“漱园”。同时社内也发生了冲突，高长虹从上海寄信来，说素园压下了向培良的稿子，叫我讲一句话。我一声也不响。于是在《狂飙》上骂起来了，先骂素园，后是我。素园在北京压下了培良的稿子，却由上海的高长虹来抱不平，要在厦门的我去下判断，我颇觉得是出色的滑稽，而且一个团体，虽是小小的文学团体罢，每当光景艰难时，内部是一定有人起来捣乱的，这也并不希罕。然而素园却很认真，他不但写信给我，叙述着详情，还作文登在杂志上剖白。在“天才”们的法庭上，别人剖白得清楚的么？——我不禁长长的叹了一口气，想到他只是一个文人，又生着病，却这么拼命的对付着内忧外患，又怎么能够持久呢。自然，这仅仅是小忧患，但在认真而激烈的个人，却也相当的大的。

不久，未名社就被封，几个人还被捕。也许素园已经咯血，进了病院了罢，他不在内。但后来，被捕的释放，未名社也启封了，忽封忽启，忽捕忽放，我至今还不明白这是怎么的一个玩意。

我到广州，是第二年——1927年的秋初，仍旧陆续的接到他几封信，是在西山病院里，伏在枕头上写就的，因为医生不允许他起坐。他措辞更明显，思想也更清楚，更广大了，但也更使我担心他的病。有一天，我忽然接到一本书，是布面装订的素园翻译的《外套》。我一看明白，就打了一个寒噤：这明明是他送给我的一个纪念品，莫非他已经自觉了生命的期限了么？

我不忍再翻阅这一本书，然而我没有法。

我因此记起，素园的一个好朋友也略过血，一天竟对着素园略起来，他慌张失措，用了爱和忧急的声音命令道：“你不许再吐了！”我那时却记起了伊孛生的《勃兰特》。他不是命令过去的人，从新起来，却并无这神力，只将自己埋在崩雪下面的么？……

我在空中看见了勃兰特和素园，但是我没有话。

1929年5月末，我最以为侥幸的是自己到西山病院去，和素园谈了天。他为了日光浴，皮肤被晒得很黑了，精神却并不萎顿。我们和几个朋友都很高兴。但我在高兴中，又时时夹着悲哀；忽而想到他的爱人，已由他同意之后，和别人订了婚；忽而想到他竟连介绍外国文学给中国的一点志愿，也怕难于达到；忽而想到他在这里静卧着，不知道他自以为是在等候痊愈，还是等候灭亡；忽而想到他为什么要寄给我一本精装的《外套》？……

壁上还有一幅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大画像。对于这先生，我是尊敬，佩服的，但我又恨他残酷到了冷静的文章。他布置了精神上的苦刑，一个个拉了不幸的人来，拷



问给我们看。现在他用沉郁的眼光，凝视着素园和他的卧榻，好像在告诉我：这也是可以收在作品里的不幸的人。

自然，这不过是小不幸，但在素园个人，是相当的大的。

1932年8月1日晨五时半，素园终于病歿在北平同仁医院里了，一切计画，一切希望，也同归于尽。我所抱憾的是因为避祸，烧去了他的信札，我只能将一本《外套》当作惟一的纪念，永远放在自己的身边。

自素园病歿之后，转眼已是两年了，这期间，对于他，文坛上并没有人开口。这也不能算是希罕的，他既非天才，也非豪杰，活的时候，既不过在默默中生存，死了之后，当然也只好在默默中泯没。但对于我们，却是值得纪念的青年，因为他在默默中支持了未名社。

未名社现在是几乎消灭了，那存在期，也并不长久。然而自素园经营以来，介绍了果戈理（N. Gogol），陀思妥也夫斯基（F. Dostoevsky），安特列夫（L. Andreev），介绍了望·葛覃（F. VanEeden），介绍了爱伦堡（I. Fhrenburg）的《烟袋》和拉夫列涅夫（B. Lavrenev）的《四十一》。还印行了《未名新集》，其中有丛芜的《君山》，静农的《地之子》和《建塔者》，我的《朝华夕拾》，在那时候，也都还算是相当可看的作品，事实不为轻薄阴险小儿留情，曾几何年，他们就都已烟消火灭，然而未名社的译作，在文苑里却至今没有枯死的。

是的。但素园却并非天才，也非豪杰，当然更不是高楼的尖顶，或名园的美花，然而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，园



中的一撮泥土，在中国第一要他多。他不入于观赏者的眼中，只有建筑者和栽植者，决不会将他置之度外。

文人的遭殃，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，一瞑之后，言行两亡，于是无聊之徒，谬托知己，是非蜂起，既以自炫，又以卖钱。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，这倒是值得悲哀。现在我以这几千字纪念我所熟识的素园，但愿还没有营私肥己的处所，此外也别无话说了。

我不知道以后是否还有纪念的时候，倘止于这一次，那么，素园，从此别了！

1934年7月16之夜

## 心灵悟语

想要成为尊贵的人，在于任用贤能；想要成为神圣的人，在于使众人齐心协力。



## 追忆中山先生

● 蒋梦麟

我在此文中所要讲的，只是我与中山先生个人关系中的几件小事。

先生从事革命时，我还只是一个学生。虽然对于革命很有兴趣，但因学业关系，行动上并未参加。1908年（光绪末年）我到旧金山卜技利加州大学读书，那时先生时时路过旧金山，但直到1909年（宣统元年）某日，我才有机会与先生见面。见面地点是旧金山唐人区 Stockton 街一个小旅馆里，那一天晚上由一位朋友介绍去见先生。这位朋友就是湖北刘麻子，即朋友们都叫他麻哥的刘成禺（禺生）先生。我和他是加州大学同学，又同是旧金山《大同日报》的主编。《大同日报》是中山先生的机关报，因这关系，所以与先生很容易见面。麻哥为人很有趣味，喜欢讲笑话。中山先生亦戏称其为麻哥而不名。中山先生虽不大说笑话，但极爱听笑话，每听笑话，常表示欣赏的态度。

第一次在 Stockton 街谒见先生，所谈多为中国情形，美国时事。若干有关学术方面的事情，详细已不能记忆。其余则为麻哥的笑话，故空气极轻松愉快。中山先生第一次给我的印象是意志坚强、识见远大、思想周密、记忆力



好，对人则温厚和蔼，虽是第一次见面，使人觉得好像老朋友一样。大凡历史上伟大人物往往能令人一见如故，所以我与中山先生第一次见面是很不正式的，很随便的。

此后，先生在旧金山时，因报纸关系，时时见面。武昌起义时，我尚在报馆撰文，刘亦在。而先生来，谓国内有消息，武昌起义了。闻讯大家都很高兴，约同去吃饭，一问大家都没钱，经理唐琼昌先生谓他有，遂同去报馆隔壁江南楼吃饭。谈得很多，亦极随便。大家偶然讲起《烧饼歌》事，中山先生谓刘基所撰一说是靠不住的，实洪秀全时人所造。又连带讲到刘伯温的故事。一次，明太祖对刘基说：“本来是沿途打劫，哪知道弄假成真。”刘谓此话讲不得，让我看看有没有人窃听，朝外面一看，只一小太监。问之，但以手指耳，复指其口，原来是个耳聋口哑的人。于是这小太监得免于死。大家听了大笑。

我讲这些话，不过要青年知道许多伟大人物不是不可亲近的，亦与我们一样极富人情味的。所谓“圣人不失赤子之心”，就是此意。

过了几天，先生动身经欧返国。临行时把一本 Robert's Parliamentary Law 交给我，要我与麻哥把它译出来，并说中国人开会发言，无秩序，无方法。这本书将来会有用的。我和刘没有能译，后来还是先生自己译出来的。这就是《民权初步》。原书我带到北平，到对日抗战时遗失了。先生时时不忘学术，经常手不释卷，所以他知识广博。自1909年至1911年期间与先生见面时，所讨论的多属学问方面的问题。



1917年至1919年期间，在沪与先生复经常见面。几乎每晚往马利南路孙公馆看先生及夫人。此时，先生正着手起草英文《实业计划》，并要大家帮他赶写。我邀同余日章先生帮先生撰写。每草一章，即由夫人用打字机打出。我与胡展堂、朱执信、廖仲恺、陈少白、戴季陶、张溥泉、居觉生、林子超、邹海滨诸先生，即于此时认识。

有一时期，季陶先生想到美国去读书，托我向先生请求。先生说：“老了，还读什么书。”我据实报告戴先生。戴先生就自己去向先生请求。先生说：“好，好，你去。”一面抽开屉斗，拿出一块银洋给季陶先生说：“这你拿去做学费吧。”季陶先生说：“先生给我开玩笑吧？”先生说：“不，你到虹口去看一次电影好了。”

先生平生不喜食肉，以蔬菜及鱼类为常食。一日席间，我笑语先生是 Fishtarian，先生笑谓以 Fishtarian 代替 Vegetarian，很对。

1919年，五四运动发生。北大校长蔡子民先生离平南来，北大学生要他回去。他要我去代行校务。我于到平后不久，即收到先生一信。其中有句话，到现在还记得，那就是：“率领三千子弟，助我革命。”以后，我常住北平，唯有事南下，必晋谒先生。

北平导淮委员会绘有导淮详细地图。我知先生喜研工程，因设法一张带沪送予先生。先生一见即就地板上摊开，席图而坐，逐步逐段，仔细研究。该图以后即张挂于先生书房墙上。

杜威先生来华，我曾介绍去见先生，讨论知难行易问